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御崇元殿受朝

庚辰遣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使高麗　初劉繼元降其官吏將卒往往亡命山林久未歸服於是降詔撫諭令所在陳首悉與洗滌前罪并第給賜錢帛縣次續食

傳送上都當令先問其所欲隨以處之

上初即位閱諸軍戰騎多闕將北征詔諸道市所部吏民馬有敢蔵匿者死坊州刺史胡公覇甞有陰事為孔目吏所持傾衘之會吏有善馬公覇紿令匿之吏如其旨土窖蔵馬其中既而具言狀公覇偽喜謂吏曰我為汝畫計汝當謹其事無使人知并累我矣一日閱官所市即大言曰吏某有善馬蔵某處令卒數輩取之捕吏繫獄按驗未具公覇亟斬之吏家人以告徽公覇赴闕親

詰於便殿公覇抗言以詔書從事非專敍上怒壬午授公覇右監門衛率府率　國初但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孳息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上既平太原遂覩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

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内廐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録在甲申今從本紀并書之

癸未歙州言稻再熟

庚寅以禮部侍郎程羽為文明殿學士序立於樞密副使之下文明殿學士即端明殿學士也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於是并改焉文明殿學士自羽始

丁酉命冀州刺史牛思進護關南軍

己亥命連州刺史任知杲虢州刺史許昌裔雄州刺史

孫全興發諸郡丁夫治衛澶濮三州河堤左屯衛將軍李重進右千牛衛將軍鄭彥華右内率府率田浦治濟貝鄭三州河堤李重進田浦未見

癸卯命右衛將軍史珪督畿内丁夫三萬人鑿尉氏縣界新河九十里數旬而畢居民利之　分糧料諸司馬軍步軍為三院各命官主之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甞分等慮有不均欲望下諸路轉運司差官定為

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並與免詔令轉運使
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戊申改南辨州曰化州　温州捕送養猫鬼呪咀殺人
賊鄧翁并其親屬至闕下鄧翁腰斬親屬悉配隷遠惡
處
諸州馬多死殿直李諤坐監牧許州盗官薮二百五十
石馬死者千五百匹械繫送闕下甲子并内侍梁守忠
及主吏三人悉斬于市

乙丑岢嵐軍言近界戎人二百六十餘户老幼二千三百餘口歸附此從本傳及會要所書之數

戊辰徐州送妖賊李緒等四十五人斬為首者七人餘配遠惡處

壬申岢嵐軍又言戎人八十九户老幼六百三十二口歸附　廢順化軍

三月甲戌朔詔江南諸州歲貢乾蜂甚傷生而擾民宜罷之

先是令有司詳定打毬儀戊子始用其儀名羣臣會蹴於大明殿上獲多筭　贈太師南越王劉鋹卒輟三日朝

癸巳潘美言自三交口廵撫至代州會敵十萬衆寇鴈門令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由小陘至鴈門北口南嚮與美合擊之敵衆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多囉生禽馬歩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鎧甲革馬甚衆重誨金城人也

丙申上作喜春雨詩令近臣和

閏三月甲寅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進士第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知令録事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時劉昌言顔明遠明遠邑里未見毗陵張觀宜黄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唐有勅賜及

第以表特恩開寶以來御試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或因獻文别試亦勑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進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樂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

丁卯令荆湖嶺南等處以絹計贓如江浙之制

己巳詔品官公罪徒以上去官事發所在鞫之以聞

辛未甘沙州回鶻遣使來貢方物　斬宦官馮彦琛坐部脩軍壘擅没入官瓦木市取其直故也　三交口言

戎人二百三十四户老幼五千三十七口歸附
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禄自稱權節度兵馬
留後遣使脩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
禄歸義節度使又以其弟延晟為瓜州刺史延端為牙
内都虞候母封秦國太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　遣供
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
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
而樹黨甚盛漸不可制刼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

總其衆本溥云上聞桓劫遷其主始有弔代意按交州之師侯文寳發其端恐此亦緣飾之辭今不取

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舉癸未上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逮至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仍詔有司自今應百篇舉約此為題

戊子襄州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内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

已丑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户二千四百二十四口

歸附
初劉繼元降上令殿前都虞候武泰節度使崔翰先入
慰撫仍禁俘畧之物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
將冐禁出城翰呵止之廷美怨遂譖於上壬辰翰罷為
感德節度使　詔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故城
丁酉詔應勅除及吏部注授幕職令録司理判司簿尉
自今除程給一月限其川峽嶺南福建路給兩月違者
本州不得放上護送至闕當除籍不齒或被病則所在

投牒長吏案驗給公據廢痼未損條具狀以聞淳化三年七月又下詔與此無異更不重出

誠州十洞首領楊通寶來脩貢巳亥以通寶為誠州刺史去年九月本紀書十洞首領楊蘊令年實録於此書楊通寶未知孰是本傳亦兩存之

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白金三百斤為謝

命有司定品官贖罰之令本志在四月因附見

五月大霖雨命近臣分詣京城寺觀宮廟祈晴

巳未雄州團練使孫全興責授蘭州團練使坐搃戎捍

邉畏懦不稱職也其事不詳

乙丑内弓箭庫使順州刺史李福榮責授右内率府副率坐護邉兵失律也其事不詳

丁卯作端拱樓

六月丙子潁州言潁水溢壊民廬舍

壬子高麗王伷遣使來貢方物

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割善田

數十頃歳取具租廪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

太常博士知邕州倭仁寶因其父益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之妹也普為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寶知邕州按寔録開寶六年四月辛丑盧多遜使江南後十日辛亥仁寶知邕州時多遜未反也傳稱多遜參政即命仁寶知邕州恐誤今畧删改之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

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遜遽奏曰交阯内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蠻寇知之阻山海預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易於摧枯拉朽也上以為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

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為廉州路兵馬都部署水陸並進討庚戌全興等入辭命引進使梁迥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湜琰之子也

已酉詔西川諸州民比者但犯鹽禁皆部送京師自今不滿十斤委所在州府依法區分十斤以上並依舊部送赴闕從轉運使聶詠所奏也

庚申南州刺史向行猛遣使來貢方物

巳巳詔諸路轉運使諸州除舊編敕外所授宣敕並依次編録長吏以下職官受代日遞相交付從潭州兵馬監押馬知節所奏也　濟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式父母病截指割股刺血書佛經詔旌其門賜以粟帛　八作使段仁誨部脩天駟監築垣墻侵景陽門街上怒令毀之仁誨决杖責授崇儀副使

吏部郎中邉珝自廣南轉運使代歸庚午以珝為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珝任廣南始至桂州會知州張頌卒頌濰州人舊制不許以族行州人藁葬城外僕妾利其財悉分匿之珝召官吏謂曰張使君沒於遠宦身後之計吾儕安可不為致力乃委官追治其財并其喪部送歸濰州人以此義之屬郡守與護軍有怨隙者但令易地未嘗寘之於法

命知萊州殿中丞鄭濬文知單州左賛善大夫劉厚徳並通判本州事以判史太原楊

重進盧漢贇赴本任故也（濬文厚德漢贇皆未見）

八月甲戌鄉貢進士孟淯為固始縣主簿淯長沙人嘗著野史三十卷石凞載之在湖南與淯甚厚至是來獻所著書凞載為言於上故有是命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稱制免筭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直上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戸部判官杜載（杜載未見）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

具伏罔上貴市竹木入官端為秦王府親吏喬瑭請托執事者已丑貶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為司户參軍判四方館事程德元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彦珪内侍武德副使竇仁寶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左衛上將軍祁廷訓皆坐責降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各罰俸一年因詔自今職官不得輙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請托公事門吏謹察之違者以告信邢州人其母昭憲太后妹彦珪審瓊子也　西

南蕃主龍瓊琚遣其子羅若從并諸州蠻七百三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兩又賜俶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九月甲辰史館上太祖實録五十卷實録於此月癸卯書交州遣使江巨瑝以方物來貢十一月庚子又書丁璿上表璿所上表則江巨瑝與王紹祚同皆以十一月庚子至京師不言先遣巨瑝後遣紹祚也疑實録誤實録亦自載璿所上表不知何故如此差舛當考之今且以表及會要等為證此月癸卯不書江巨瑝來貢

丁未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責授右贊善大夫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責授將作監丞坐縱程德元等於部下私販竹木不以告也　賜三司副使李衎銀三千兩　詔有司徧告百官凡遇朝會皆務恭虔每内殿起居日即須蹴踖趨門雍容就列稍不端謹使當劾奏之懲褻嫚也

壬戌畋近郊

太常丞宋琪前知大通監上召歸將遂擢用為廬多遜

所沮丙寅授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對於便殿面賜金紫上以藩邸舊僚不欲使之遠出因留不行尋令判三司勾院　契丹以書遺豐州刺史王承美令毋與中國市馬承美不從具奏其事契丹怒率衆掠豐州闗以西部族三百餘帳

冬十月戊寅命萊州刺史楊重進沂州刺史毛繼美率兵屯闗南亳州刺史蔡玉濟州刺史上黨陳廷山屯定州單州刺史盧漢贇屯鎮州備契丹也繼美玉未見

甲申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中元

丁亥杖殺陽武縣令張希永坐與主權酤吏趙贊前後盜取羨餘官錢二百三十四貫入己鞫之得實及贊皆抵法

上將巡北邊已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偹頓

甲午左拾遺章務昇責授右贊善大夫坐為陝西北路轉運使日縱程德元等於部下私販竹木不舉劾故也

命馬軍都指揮使米信東上閤門使郭守贇亐箭庫

使李斌儀鸞副使江鈞同護定州屯兵守贇斌鈞未見賜河北緣邊行營將校建茶羊酒

是月始合三司勾院為一院此據會要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江巨㙆王紹祚齎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情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壬寅以夏州衙內指揮使李繼捧為定難軍留後 契

丹寇雄州實錄本紀皆不載此事獨契丹傳十一月書此擴龍灣堤龍猛副指揮使荆嗣率兵千人力戰奪路會中使有至州閲城壘者出郛外敵進圍之諸軍赴援多被傷嗣與其衆夜相失三鼓乃突圍走莫州敵為橋於界河以濟嗣邀擊之殺獲甚衆敵掠雄州他書皆不詳獨荆嗣傳有此事今且删脩附見更當考之

丙午以秦王廷美為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内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

巳酉詔巡北邉

壬子發京師

癸丑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使崔彦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

丙辰次澶州

丁巳次德清軍

戊午駐蹕於大名府　雄州言契丹皆遁去

開寶末右補闕賓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上琰便佞能先意希㫖偁常疾之上與諸王宴射琰侍

上側頗稱賛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上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為彰義節度判官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為後圖上悦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庚午宴從臣

甲戌畋近郊因以閲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

獵有衛士獲麞違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　宴從臣於幄殿

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保静節度使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瞪州團練使田欽

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鄙邊兵自古為患乘秋犯塞往往有之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蠢兹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久陷敵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横行之衆弔一方徯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歳飛輓近經

蹂踐尤極蕭然雖幸遇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敵衆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威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脩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完朞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玉壺野史載太宗將寇燕陽李昉抗疏力諫具詞頗切且與此不同野史又云昉居常奏事但雍容和婉此疏上士論駭伏後北伐果無成太宗嘉之始厚賜之事亦與正史不同今從正史命曹翰部署脩雄霸州平

戎破虜乾寧等軍城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堤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拒敵境代木以給用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舉赤旗寇兵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先是契丹入寇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敵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名歸賴州

庚辰車駕發大名府因校獵

乙酉至京師

辛卯交州行營言破賊萬餘衆斬首二千三百四十五級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内一家朝廷無事闗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

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戚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於敵國率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

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臣料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

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逺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所聞多以纎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有偽命田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税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其舊獘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

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恵此以德懐遠以恵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國初以來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沙門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强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北洲兩處悉官煑鹽是歲始令配役者隸鹽亭役使之而沙門如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二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庚子朔御乾元殿受朝

癸卯以保塞軍為保州以梁門口寨為靜戎軍

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今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卹惠吾民也

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其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名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辛亥易州言破契丹數千衆斬首三百級馬五百匹器甲以千數

乙卯建易州大保寨為平寨軍實錄又於此月丙寅書改静戎軍為静安軍按周顯德二年三月辛未於深州下博縣李晏口置静安軍雍熙二年軍始廢自周置軍即名静安未嘗更名静戎也戎者静安亦嘗更名静戎而史失不記及是别置静戎軍於梁門寨乃還静安故名耶會要與實錄同然

都不記改靜安為靜戎在何時恐實録訾要相承致誤今削去不書

丁卯令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内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

是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于敵境皆疏導之又於清遠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此據河渠志 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絶敵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潛師襲之敵棄城遁軍吏安慶以其族來降因積粟屯兵守之自是

敵不敢侵軼邉民以安安慶来降實録無之據潘美行狀乃六年正月事今附月末徐慶國紀繫之四年八月癸亥又云三交口即固軍誤也

二月癸巳詔曰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三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丁酉令羣臣居喪被詔起復者須卒哭朝謁其俸料自

詔下日給之

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為三班隷宣徽院三班多貴族子弟豪縱徹倖未立程準而奉使者多訴勞逸不均是月始命御厨副使洛陽楊守素等點檢三班公事權以内客省使廳事為局總其名籍差定其職任考其殿最焉此據會要及楊守一傳也實録于雍熙四年七月庚辰書詔置三班院以蔚進掌其事然後書三班訴勞逸不均葢誤也

東京官責麴斤為錢二百詔減五十

三月丁未令諸司職掌自令遷轉只於本房本司無得

越局

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卒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曰峽路轉運使言知渝州路憲知開州郤士堯知達州張元等弛慢不治並已衝替宜令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怠慢不親事及瀆貨擾民者條具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奬

丙辰以霸州淤口寨為破敵軍雄州親鎮為平戎軍

丁巳高昌國王阿爾斯蘭汗始自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遣都督邁遜來貢方物

戊午通遠軍使羅州刺史董遵誨卒詔遣中使護其喪歸葬京師賻賵加等録遵誨子嗣榮為殿直

己未以淮南節度副使崔仁冀為衛尉卿淮南王俶言其才可用故也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鎧以萬計於是

俟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竢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有二敗卒先至邑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時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没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竢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

召劾澄等會王俱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伏誅陳欽祚郝守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守濬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録在十一月丁巳侯仁寶贈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戮劉澄等是何月日今并書于此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

決者無過三日三限別本實録繫之五月丙辰今從本志　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榜決別本實録在四月丁丑今從本志附三限後

夏四月戊辰廢湖州織羅放女工五十八人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相國寺禱雨

上躬親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是歲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獄訟有冤濫會歸德軍節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爛者笞園户病創數日死己卯承信坐棄市

丙戌高麗國遣使來貢方物　禁東西川諸州白衣巫

師

五月辛丑契丹以七千人入寇平寨軍守將擊走之所殺獲甚衆詔褒之此據别本實録恐即是六月丙子所奏也然别本特以為二事當考詳

癸丑令内侍省細仗内先衣黄者並衣碧吏部黄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甲寅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尚勲使高昌

己未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禱而雨故也

太子中允潘昭緯知天長軍擅增價鬻官茶為商人所

訴乙丑昭緯坐除籍為民

六月甲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司空同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風度瓌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悍妬不生育惟吉其養子也有勇力不習文與沈繼宗等俱拜官獨授諸衛將軍喜聲色交遊非類居正不能止於是上臨其喪出涕其妻拜於喪側上存撫數四素知惟吉之行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能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聞之驚懼

愧赧不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素與交遊者居喪甚得禮旣而多延接賢士大夫亦稍涉獵書史上知其修飾故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

丙子平塞軍言破契丹萬餘衆此據實録别本實録亦同恐即五月辛丑日事本紀無之當考

秋七月丙申朔延州言大水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千六

百匹　上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王師其畧云聞爾國本是大藩近年頗為契丹所制爾迫于兇醜屈膝事之譏𠎝滋多誅求無巳雖欲報怨力且不能所宜盡出族帳助予攻取俟其剪滅當行封賞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沙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　河中府鄜州皆言大水

乙卯嵐州言戎人五十三户三百六十三口内附遣戍卒迎之為敵騎所邀因擊破其衆斬首十七級

初上幸大名彰德節度使李漢瓊以鎮州兵馬鈐轄見于行在陳計策頗合上意即日命為滄州都部署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以寵之於是被疾召還京師八月乙丑朔上親幸其第問勞賜白金萬兩及卒贈中書令漢瓊無嗣上聘其女為皇第四子德嚴夫人漢瓊為滄州都部署實錄不載今附見皇子德嚴後改名元份

庚午詔免兩浙東北路轉運使王德裔仍削兩任追先所賜白金千兩坐簡慢不親事部內不治也　寧州言

大水

乙酉詔諸道知州通判知軍監縣及監榷物務官任內地滿三年川廣福建滿四年者並與除代　詔州縣官坐事配流諸州者改隷京百京（按此條疑有脫誤）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舊制賜勑葬者皆內諸司供帳或言其不便戊戌始令所在州府以官錢償僦

東上閤門使程德元攀附至近列上頗信任之衆多趨

其門或言其交結太盛庚子出爲崇信行軍司馬別本云坐懈于事而不副所任今不取

先是中書請以著作郎洪雅田錫爲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不樂外職拜表乞居諫署且獻升平詩三十章上悅之翌日改授右拾遺直史館時盧多遜專大政有司受羣臣章奏不先稟多遜則不敢通錫初從辛大名欲獻平戎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嘗詣閤門獻書請皇帝東封其書不實封且言已白多遜閤門吏乃受其書又令錫依常式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

希望恩榮錫自念有言責欲闕說于上猶如此委曲事體非便乃貽書多遜乞自今諫官上章勿令閤門署具狀多遜不悅壬寅以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曰

國史田錫傳載諫官閤門署狀書云獻趙普真宗實録亦云謹按普復入相乃六年九月辛亥在錫為河北轉運後凡十日又實録載錫所獻書比本傳尤詳書言從駕漳州及二月十六日請皇帝東封皆非普當國時明甚書又言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其稱多遜亦明甚不知兩朝史官何以如此差誤也使趙普蒙此惡聲豈不寃乎今別取錫所著咸平集檢其謝勑書獎諭表獻宰相書升平感遇詩參考日月蓋錫自太平興國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由著作郎除左拾遺直史館至今年八月十五日獻

多遜書九月授河北轉運十三日入辭遂上封事十九日勑書奬諭但不記授河北轉運之日月今據實録在壬寅初八日也其他則用錫書表等辭刪修仍畧其日以便筆削按錫為諫官幾一年蓋未嘗言事詣閤門一再所獻皆歌頌盛德耳至是始敢直言故其升平感遇詩云皁囊初上聊供職也為諫官幾一年事之可言者固多矣而多遜逆閉其途雖有章疏亦不得通非因出使入辭實封直進御座則雖太宗之聖終亦不聞此也嗚呼姦臣之蠧國豈不甚哉

臣職在箴規理難循默敢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惟陛下留神察之夫賞不踰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今范陽堅壁竊據疆封獯鬻荐居不修朝聘若煩再駕

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耤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之則駕馭戎臣莫兹為重此要機之一也按四年十月乙亥巳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為言者賞未徧及故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鋭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内附交州謂之瘴海

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畧内以勤遠亟詔執事寛其誅鋤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此大體之一也案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者小則上封大則廷爭給事中職在封駁詔書封謂封還不行駮謂駮正所失起居郎舍人立赤墀之上記録言動即古左右史之任也邇來諫官廢職制詔有所未當給事中不敢封還駮正遺補亦不貢直言其失

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聖朝美事或有所遺陛下德音或有不録又御史不能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典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臣意其各有所蓄欲待顧問望因清燕召而詢之俾盡悃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伏讀去年九月丁未詔書戒勵百官並于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糾察斯蓋復古道振朝綱然但見習儀未見舉職若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陛下擇才任之使各司

其局此大體之二也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唯尚書省前代所建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本廳官司相參何以區別至於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狹室蕭然具體而已禮部無貢院每貢士就試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頗見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案獄官令枷杻

有長短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有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于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即賜詔書曰省所上書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獻替之地揚蹇諤之風尋繹久之深所嘉尚然邦國之事抑有由焉朕以交趾稱藩代修職貢昨聞賊臣篡奪害其主帥之家聊舉師徒用申赴救非貪土地尋罷干戈京西閑田勢本窪下不可樹藝止為汙瀦因

而鑿池用停水潦戈船習戰可威外國調役軍卒不煩農民髠鉗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劓刖益有等差朕以昧死之囚貸其斷頸之戮遂設此法以全其生寔免鈇鑕之誅且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方屬承平漸期振舉覽兹獻納嘉乃忠勤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斷之在獨出自朕躬勉於盡規以副虚佇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

河北復驛書言邉事曰夫動静之機不可妄舉動謂用兵静謂持重應動而静則養寇以生姦應静而動則失時而敗事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邉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捉矜捕斬小勝為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儼擾邉陲親迂輦輅今兹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獵犺來侵六龍夙駕烽煙既息萬乗方歸是皆失我幾先落其術内勞

頻耗斁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謹始戎族未亂無煩强圖寇勢未衰何勞力取願考古道務恢遠猷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輙發理在深謀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窮兵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狥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

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蘖芽繁衍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卑秩下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則聰以天下之目視則明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先知之神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

思慮不可以不精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舍無使曠日持久也據錫本傳錫爲河北轉運即上此疏太宗嘉之按錫睢州所上疏具言六年九月十三日上疏蒙詔奬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報不云别有此疏也然此疏若施之明年十二月則似元不知十月癸亥已降詔戒邊臣侵掠錫方守大名理不應爾疑錫所言不報者必有别疏指陳他事而非此疏也按十月癸亥詔則此疏固亦暗合又何必云違與不違行與未行乎范仲淹誌錫墓云在河北及湘州累章論邊事此可證錫所上不但此二疏也今姑從本傳或附後疏於明年五月不知何據當考

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驤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受之謂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以下皆曰京官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秘書郎而下未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見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為滿歲校其考

第罷任取解赴集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通判諸州軍監臨物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住給俸料而見釐務者申牒有司復支所釐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叅除授皆出中書不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録及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道碑云既静妖氛爰畢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五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今從行狀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

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寤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此太宗盛德要語也今正史乃削去可不惜哉今依實錄具載聖語實錄又云即日復相恐未然正史摭未幾復相當得其實也丁謂談錄又云上元

夜名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正史不合今不取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王禹偁遺事云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機之暇名晉王秦王秦王上弟宣祖第

三子名廷美亦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閤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傳位於晉王令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令晉王秦王起謝之既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為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逾一紀無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業汝輩無勞安坐而承丕緒豈不知幸乎久後各不得負陛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各不得踰踰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謝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撰日告天地宗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

召趙普入宮令製文普辭以素不能為文遂召陶穀為文別日令普告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興國初令上以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不知所之上子南陽王尋亦坐事遁令自殺傳襲之約絕矣按禹偁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頗與太宗傳位之迹畧相似恐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光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今兩存所云趙普請使陶穀草誓書轉以相付則必不然今不取又云秦王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亦坐事遁令自殺此尤誤不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大抵遺事言多鄙近不似禹偁所為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謗訕託名禹偁故不可遽信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太宗母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

雜志云太宗浩陵各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畧同足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石熙載為户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天禧二年十一月丁謂乾興元年七月錢惟演可考熙載以文資正官充樞密使不知帶撿校官否據仁宗實錄并會要不帶撿校官乃自惟演始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詔中外文武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王偁東都事畧有詔曰古者振木鐸於路所以求四方之風謠設歎樹於庭所以延羣臣之諫諍在朝內外官自今或知民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並得直言無隱

乙卯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丙辰知易州白繼贇言契丹來寇逆擊之於平塞寨北斬首二千級獲鎧甲羊馬甚衆　綿州妖賊王禧等十人以妖法惑衆圖為不軌斬于市

己未高州言大風壞官寺民舍五百餘區　詔諸路州府每月第給係省酒充公用自三石至一石各有差

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京西轉運使言管内諸州闕員多以前資官承攝不給俸禄恐難責其廉耻願一切停罷詔從之乙亥令諸道悉部送前資官赴闕特與免選注擬諸州無得占留

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假三日著於令

甲申以河陽節度使崔彦進為關南都部署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為定州都部署此事崔彦進傳殊不載獨米信傳有之亦不幷及彦進也當考

丙戌詔郊廟行事官自今並須洗沐澡瀞以供祀事違

者以不莽論　命駕部員外郎知制誥賈黄中與諸醫工雜取歷代醫方同加研校每一科畢即以進御仍令中黄門一人專掌其事

巳丑復置觀察支使或巳有掌書記即不得兼置

甲午蘇州言太一宫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築宫以祀之　密州先以官牛給民歲取其租牛既死而租未免詔悉除之　太子中舍魏羽受詔乘傳

詣瀛州覈軍市租得隱没者數萬計因上言本州録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滿歲徙秩有司選調失於平均下位疏遠何由聞達願罷主者以肅欺弊上覽奏謂左右曰疏遠之臣乃能言此亦可賞也即令簿責有司既得其事優詔賜羽曰郭震守官十年拘常調而難替崔能視事未久縁近詔而當移汝遠有指陳可謂不畏彊禦更須傾盡以沃朕心

十一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棄市白前知蔡州假貸官

錢居糴粟麥以射利故也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嘗

薦白責授本曹員外郎

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

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

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

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

直節令遷其官 記聞與本傳畧不同今參取刪潤且不知其時附見改官司名下 先

是上將討擊契丹乃以詔書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

勢其王烏元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攄宿憤得詔大喜於是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烏元明託使者附表來上且言扶餘府昨叛契丹歸其國此契丹災禍大至之日也表稱元興六年十月上復優詔荅之仍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

庚戌親享太廟

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册尊號先是有泰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

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何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大同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劉廷翰當追封三代廷翰起微賤不能記其祖名上親為撰名書以賜之景德三年聖語可附

壬子令諸州監臨官不得擅詣闕奏事有所開見許附驛須面奏者俟報

癸丑詔諸州長吏察部内民有輕薄無賴忝於孝義貨

鬻田業追隨蒲博者深加勸誡之或聞義不服為惡務滋者條其姓名以聞當寘於法

己未宰相趙普封梁國公普已下並進爵秩有差以辛亥赦書加恩故也

樞密使楚昭輔被病家居僅周歲上始命石熙載代其任昭輔亦不求解職上猶未忍罷之己未乃以昭輔為左驍衛上將軍車駕嘗幸昭輔所居省疾見其湫隘令有司廣之昭輔叩頭願不治恐侵四鄰地上嘉其意賜

白金萬兩使別市宅昭輔忠謹無他才畧性復吝嗇前後賜與以億計悉聚而蓄之每謂人曰我無汗馬勞致位樞近此財貨為國家守耳且當復獻于上賔客故舊至必引使縱視及罷乃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其虛矯

壬戌詔封太平宮神為翊聖將軍從道士張守真之請也

冀州阜城縣民李罕澄累世同居漢乾祐末詔改鄉里名旌表門閭於是長吏以漢所賜詔書來上復旌表之

十二月戊辰詔嶺南西川江南兩浙職官等先不許親屬至治所自今得以朞功親一人隨行仍不得參預政事

淮海王俶等賀郊祀貢馬皆駑為廐吏所發辛未詔釋其罪

癸酉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者許送官願詣闕者令乘傳縣次續食第其卷數優賜錢帛及二百卷已上者與出身已任官者增其秩未幾徐州民張成象以獻醫

旨補翰林醫學自是誘致來者所獲頗衆
己卯畋近郊還幸講武臺賜從官飲
甲申詔强盜放火準律不至死者勿復並妻子部送闕
下
戊子皇第四女封雲陽公主出降左監門衛將軍駙馬
都尉韓崇業公主秦王廷美之女崇業重贇之子也
辛卯禁民私市戎人馬
壬辰詔中外官不得以告身及南曹歴子質錢違者官

為取還不給元錢朝廷患官文書落規利之家故禁絶之

是歲廢沁州　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所坐或寅縁細微情可憫惻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左拾遺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别俟朝旨干繫人非正犯者具報轉運使詳酌情理免錮送虔州嘗送三囚坐市牛肉并家屬十二人

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悉縱遣其妻子自是江南送罪人歲減太半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弛張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即有興者況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寃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别置歷委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閲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臣馳往決遣若事渉寃誣

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又言巡內州軍縣鎮官地棚房錢輕重不等蓋偽命日有軍營人衆且用鐵錢易得自收復後諸軍皆送闕下又改納銅錢市井蕭條民益困乏禁錮科責沒其貲産猶不能償至有雇妻賣子者昨降徳音死罪皆免獨貧民逋負依前禁留雖漕運之職在於聚斂然民乃邦本豈可坐令困窮乞委諸州據地基屋室重定僦直使久遠得濟其舊欠負

人特與蠲放又吉州緣江有勾欄地錢地已漂沒入江
或官占為船場而所輸錢如故民舊於江中編木為筏
以居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今禁民筏居而水場錢
猶在亦請並與蠲放詔悉從之　賛善大夫韋務昇殿
頭高品王文壽建議李氏取民稅錢三千以上及丁口
多者抽點義師戶一人黥面為字令自備器甲輸官庫
出軍即給之有馬軍每出軍人支口糧日二升自收復
之後皆放歸農然久行伍不樂耕作多為追胥幹力之

類雇倩充役或放鷹走狗有作賊者頗擾民望遣使選擇堪充軍旅者並家屬部送赴闕乃詔三班二人至江南與轉運使尚度條上其利害齊賢奏偽命義師排門具有例皆稅戶本是農夫江南要務虛聲且張軍數而百姓遭其配隸無所逃避粗應抽點諒非訓習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或遷移別縣或商販外州若或逐戶搜求排門追勘忽茲驚擾交駭物情斂怨速尤事實非細縱令本城係籍亦未便宜法貴有常

政尚清靜江外久從安定不宜遽有驚擾前勑久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勤究民弊務行寛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人久益稱之　相州民有張姓者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以上州知州張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

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史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言聞上免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述死爲幸洎嗟嘆數四卒寘誅之何朔閒多傳其事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三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甲寅以右衛大將軍侯贇知靈州贇既至按視蕃落犒以牛酒戎人悅服部內甚治在朔方凡十年上雖念贇

久次而難其代者藬竟卒於治所　初太祖免潭州歲所調紙十年期滿當徵州言民飢願俟豐歲乃輸詔並除之

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縣為南康軍

庚午豐州大首領黄羅并弟伊克繃等以良馬來貢　詔開封府近者蝗旱相仍民多流徙宜設法招誘並令復歸滿百日不至其桑土並許他人承佃便為永業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掌邦計幾十年恣下吏為

姧怙恩固寵莫敢發者又起范旻等獄坐貶黜者十餘人皆上南府時勲舊戚里用事吏故中外益畏其口會左拾遺南昌陳恕與兵部郎中宋琪同判勾院其僚數人率以儌察不畏强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恊者互持短長及造朝恕獨出班具奏上詰之恕詞辨蜂起仁贍屈伏上怒甚辛未仁贍罷為右衛大將軍琪與度支判官兵部郎中雷德驤鹽鐵判官金部郎中奚嶼並責本曹員外郎戸部判官戸部員外郎王遹責授太常博

士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兵部郎中劉保勲判勾院擢恕為度支員外郎鹽鐵推官耿振户部推官元圯並權本曹判官事琪初與恕同白上既而反附仁贍故亦左降癸酉改仁贍為唐州防禦使月給俸錢三十萬以勲舊故稍異之也仁贍自以仇怨衆多因快快成疾數日卒其後上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仁贍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没官錢以千萬計朕初即位悉令罷去分命

使臣掌其事仁贍再三言其不便朕語仁贍此斷自朕意若歲課致虧不以責卿既一歲舊千緡者為一二萬緡萬緡者為六七萬緡利入數倍用度皆足儻遇水旱即可以免百姓租稅仁贍自知其非心頗慙悸朕亦優容之耳別本上與宰相論仁贍在八年十月甲午今移入此

兩川上供綱所過丁男百十輩轉送罪人錮送闕下在道病者亦發民輿擔知河南府何承矩奏以為疲民橫役請罷其事乙亥詔西川嶺南荊湖陝西每歲上供錢

帛勿復調民貿擔以傳置卒代之

甲申改關南為高陽關　廬州民貿義倉米萬七千餘

石詔特貸之　杖殺長道縣尉張俊坐部下受賕犯贓

錢五百七十貫故也

辛卯封燕國長公主女高氏為高平縣主次女為真寧

縣主

是月復徙并州於三交寨即以潘美為并州都部署此據

潘美行狀七年二月事

也三交寨即陽曲縣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宣州隕霜害桑稼詔蠲其租

金明池水心殿成上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因作亂上不忍暴其事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廷美每從南府入朝過學士院門見鏁院必令人隔扉問之孔目吏即白其姓名率以為常是日當直學士恐廷美問則難荅因大啓院門廷美過已乃復扃之當校學士姓名時李昉扈蒙徐鉉實為學士

丁未命右正諫大夫李符權知開封府　詔黎州造大船於大渡河以濟西南蠻之朝貢者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十萬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又賜留守判官閻矩河南判官王適錢各百萬

初嶺南轉運使許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黎桓亦懼朝廷終行討滅甲寅復為丁璿上表謝罪且貢方物周渭傳亦稱渭檄交州今止記仲宣蓋仲宣不

待詔即分屯諸軍功最著故也

辛酉唐州言北陽縣蝗生飛烏數萬食之皆盡

夏四月壬戌朔詔樞密使曹彬餞秦王廷美於瓊林苑始赴西京也

甲子以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並守本官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致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偁頓首謝　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

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與禹錫同告秦王廷美陰謀故賞之樞密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趙鎔及相里勳皆同告廷美陰謀勲既無傳實錄亦不載鎔除官故略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罷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祁人皇甫繼明責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㝠强范廷召責為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責

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犒故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遂削籍流海島實録坐廷美事左降又有劉令威等數人其名姓後皆不顯今畧之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

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早晏駕盡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

指斥王繼勲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勲怙勢
取貸贓汚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以結
廷美廷美又累遣趙懷禄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
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為廷美所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
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鉛器絹扇等廷美
又嘗遣懷忠齎銀盌錦綵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
軍頭開封潘璘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
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

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勲樊德明趙懷禄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斬白等在丙戌今并書之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固不知與語者多遜也多遜曰嫗何自來乃居此嫗頻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作相

令枉道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衙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没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趨駕去瓊州遣牙將知崖州事輙求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卒與為婚

己卯右監門衛將軍韋進韜責授右衛率府率坐前知雄州鄚吝不市牛酒犒士卒延火燒其官舍城門樓進

韜不知覺故也　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韓氏婦去雲陽公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命客省使翟守素權知河南府屬歲旱艱食民多為盜上憂之守素既至漸以寧息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沈倫被病踰數月多請告盧多遜將敗倫已上表求致仕上以多遜包藏逆節

倫與同列不能覺知庚辰責授工部尚書落其子都官郎中繼宗班簿倫清介謹厚故車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齪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性尤好釋氏因果之說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咋其膚以徼福鄉人假粟至千斛歲餘倫悉焚其券徵時妻老且醜有妾田氏甚寵之及貴於太康治第令故妻處焉遂以田氏爲魯國夫人搢紳非之

中書舍人李穆與盧多遜雅相親厚秦王廷美出爲西

京留守具朝辭笏記又穆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責授司封員外郎

著作佐郎劉錫知糧料院擅以米數千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錫詰之錫頓首稱死罪上怒命左右持梃者撾錫數十委頓而止

己丑著作佐郎趙和光祿寺丞趙知微與親屬配隸沙門島禁錮皆趙白之兄也　詔江南民私鑄鉛錫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及四斤先蓄

者悉送官　潤州言丹徒等縣大水害稼詔給復一年
五月癸巳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
開封府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
坐輔導無狀也
綏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繼捧之從父也表言繼
捧不當承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繼捧令入朝辛丑
以克文權知夏州作坊副使尹憲同知州事
甲辰西窑務役夫夏遇醉毆隊長楊彥進召至便殿上

親問彥進具伏與主將牛鶚素嫉夏遇巧誣之上怒斬彥進配鶚海島擢遇為十將賜束帛銀帶以撫之先是園吏高進誣告役夫朱希上召問狀乃高進嘗求賂而希不與故誣之上杖高進流海島免朱希役至是宰相趙普等以上親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凝嚴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

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至太平不為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寶訓此二事皆云在興國八年別本亦在八年十月壬戌及甲午兩日但不出宰相姓名今從寶訓繫之趙普仍移見親決庶獄後若八年十月則普將去位矣

己酉定難軍留後李繼捧來朝見於崇德殿繼捧之先累四世未嘗入覲繼捧至上喜賜白金千兩絹千疋錢百萬其祖母獨孤氏獻玉盤一金盤三亦加厚賜繼捧

自陳諸父昆弟多相怨懟願留京師遂獻其所管四州八縣遣使詣夏州護繼捧緦麻以上親赴闕縣次續食

大名府言蝗生

癸丑詔諸州縣長吏令宿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無頼輩相聚蒱博飲酒者隣里共捕送官

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

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廓梓潼人也

己未詔京畿諸縣膏澤霑足宜令民及時種藝道路泥濘輸租者當竢晴霽吏無得督責

庚申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衆者嚴捕之寘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是月契丹三萬騎分道入寇一襲鴈門潘美擊破之斬

首三千級逐北至其境破壘三十六俘老幼萬餘口獲牛馬五萬計一攻府州折御卿擊破之新澤寨斬首七百級禽酋長百餘人獲兵器羊馬萬計一趙高陽關崔彥進擊破之唐興口斬首二千級獲兵器羊馬數萬辛丑

高陽關奏到辛亥鴈門奏到己未府州奏到今并書之皆畧其日

陝州言蝗生太平州雨雹傷稼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其關涉書考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六月丁卯齊州言河決臨濟縣

初上以字學訛舛欲刪正之學士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慶之後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令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體洞臻其妙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

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侍書待詔中絶無其比

先是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民柯蔿家率蔿請萬歲山取寶僧以杖於古松下掘得黝石刻誌公記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二十一帝敬熙潛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見蔿以石刻來獻於是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黄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三十區號曰靈仙觀綦政敏天禧二年三月有附傳不記郡邑　詔文武常參官

自令所保舉人犯私罪無輕重減二等論定著於令

乙亥齊州言逮捕臨濟縣尉王坦等六人繫獄獄未具一夕大風雨壞獄戸王坦等六人皆壓死

丙子令富民出息錢不得過倍稱違者没入之

唐自元和以後不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有中天竺瑪嘉多國僧法天者至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賛法進筆受綴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法進獻經闕下太祖召見慰

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克什密爾國僧天息災鄂等答國僧施護繼至法天聞天息災等至亦歸京師上素崇尚釋教即召見天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經天息災等皆曉華言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詔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擇梵學僧常謹清沼等與法進同筆受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內侍劉素為都監

秋七月辛卯大名府言河決范濟口

甲午封皇長子德崇為衛王第二子德明為廣平郡王德崇檢校太傅德明檢校太保並同平章事　建徐州下邳縣為淮陽軍此據本紀

冀州團練使牛思進護江南屯軍以老病不任事遣其子詣闕上疏求解官乙未授思進右千牛衛上將軍上將軍當作大將軍實録正史思進傳並誤也　先是袁廓知鄆州河水溢入城浸民廬舍至冬月結為氷廓大發民鑿取舁出城散積

之朝廷使者至謂其方略水獨不入城歸奏其狀優詔襃獎由殿中丞擢監察御史及春解凍州城地窪下流澌自四隅入民益被患於是河大漲蹙清河浸州城將陷急以聞殿前承旨劉吉江南人習水事詔往固之吉率丁夫疊埽於張秋堨河水回北流入平陰而清河水退鄆州不陷　武勝節度使兼侍中高懷德卒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懷德繼世勲貴性簡傲所至多不省事善音律自為新聲度曲臻其精妙好射獵馳逐嘗三

五日露宿野次獲狐兎殆至數百每對客或歘然不揖而起則引數十騎由别門從禽於郊外矣

有司言衛王及廣平郡王當同日赴中書視事上曰二王兄弟也當分日辛丑詔衛王先視事廣平郡王以次日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天息災等視藏録所未載者翻譯之實録本紀皆不書今據本志及會要追記之

初沈倫責為工部尚書時倫已病甚不能興但上表謝

未幾再奉章乞骸骨壬子復授倫左僕射致仕上念倫國初舊臣歲餘亦復其子繼宗官以慰撫之九年正月丁丑繼宗始復官

丙辰詔緣邉卒没於征戍者先受廩給勿復徵　均州南劍州皆言大水壞民廬舍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師贈侍中祁文獻公王溥卒記聞稱太宗即位即命溥致仕蓋誤也溥以太子太師居於位　梧州言大水

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漏其言乃坐

符府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符為寧國軍司馬命右正諫大夫邉玥權知開封府右衛將軍劉知信再責為靜難軍行軍司馬

初北漢置固軍於嵐州北漢亡廢為宣化縣甲戌復號寧化軍　儀鸞副使江守鈞決杖降為高品坐擅借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威遠節度使曹翰金鞫得實狀故也

乙亥詔刑部大理寺官並優其常俸

戊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及庫部員外郎楊徽之等

十一人舉三司判官及轉運使各一人

偽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鐵錢一千兼以銅錢四百凡銀一两直錢千七百絹一匹直錢千二百而鐵工精好殆與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增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值銅錢一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及榷利每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每銅

錢一得鐵錢十又四其明年轉運副使右賛善大夫張謂言舊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為千錢可以大獲因復鑄銅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令輸銀及絹佐銅錢多即漸令輸之詔許市夷人銅斤止給錢五百然卒難得銅而轉運副使右補闕聶詠同轉運秘書丞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每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即全取銅錢詔從其請祥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蕭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毀器用盜

發古冢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工部郎中
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詔使臣吳承勲馳傳至成都府審
度利害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或潜持兩端莫敢正言
仲甫責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門生何得不為長久
計反為聶補闕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諸州官
榷酒酤官物不足以充用多賦於民益為煩擾仲甫并
請罷之仍許民自醸承勲復命巳夘詔劍南東西峽路
諸州民輸租及榷利勿復徵銅錢罷官酤酒仍造麴市

與民前所增麴錢三十萬並除之禁諸州不得擅增物價召聶詠范祥及東川轉運使宋覃同轉運卜倫皆下御史獄詠覃杖脊配役將作監祥倫免為庶人覃倫亦以月俸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故也此事國史實録皆不詳參取咸都記修潤據實録此年及會要咸平三年並稱宋覃杖脊配役覃時官右補闕又實録景德三年六月己卯録故供備庫使判南都監宋覃子太廟齋郎維為太常寺奉禮郎覃太平興國初進士累官至右補闕直史館東川轉運副使太宗厚之為權臣所擯抑换諸司使掌典宿桂昇三州至是卒故録其子授京秩據此則宋覃未嘗真決也所稱權臣亦不知謂誰又按太宗實録雍熙四年己未以保信節度判官宋覃為崇儀副使其五月鄭宣

等數人俱換內職覃為權臣所抑宣復坐何事耶則所稱權臣蓋未可信也覃自東川失官而景德實録遂没不言疑必有故當考覃及聶詠杖脊范祥卜倫除名實録在十二月壬子今并書　又詔川峽諸州市買院織造院除供軍布帛外其餘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殼等段匹自今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禁於是廢東川轉運使并屬西川其後西川轉運使劉度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既從之鹽鐵使王明曰若此重銅錢而輕鐵錢則物價彌貴矣望罷之詔可　兩浙轉運司言部內諸州繫囚淹獄長吏隱落

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也詔自今諸州有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者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　冀州言南宮縣民王翰母喪明翰自抉目睛補之母目如故

九月己丑朔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願式表殊恩應先係籍童行長髮並特許剃度自今勿以為例

深州陸澤縣民邢超適官祖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毆里胥死超子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州以聞戊申詔特

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為棺斂具

癸丑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來貢方物且言其凡佃死求襲位　邠州言蝗食稼

上以諸道進士猥雜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欲懲革之甲寅詔所在貢舉等州自今長吏擇官考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為保有行止踰違為他人所告者同保並當連坐不得赴舉　貴妃孫氏卒孫氏以太平興國二

年入宮明年封才人後賜號貴妃宮中皆呼貴妃然未嘗宣制也二年八月入宮三年三月封才人新作尚書省於孟昶故第

冬十月辛酉夏州言戎人拒命發州兵擊敗之斬首五百級獲羊馬萬計

上初以契丹渝盟來援太原遂親征范陽欲收中國舊地既而兵連不解議者多請息民癸亥詔緣邊諸州軍縣鎮等各務守境力田無得闌出邊關侵撓帳族及奪

略畜産所在嚴加偵邏違者重論其罪獲羊馬生口並送於塞外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契丹主明記死不得其時今附歲末更當考之

戊辰幸金明池御龍舟觀習水戰遂幸瓊林苑射

壬申幸太平興國寺譯經院遂幸新尚書省　懷州言

河決武德縣害民田詔蠲其租

己卯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贈工部尚書竇偁卒車駕臨哭將以翌日大宴詔罷之　初有司言應天歷氣朔漸差詔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別上新歷詔付本監集官看詳會冬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既卒所上歷遂不行於是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生參校昭吉等三歷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歷差誤昭素及瑩二歷以建隆癸亥以來

二十四年氣朔驗之唯昭素曆氣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應等再集官及明歷術者重定象宗等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施之永久上乃自制曆序號乾元曆優賜昭素等束帛

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後後改為上都知進奏院五代以來支郡不隸藩鎮者聽自置邸隸藩鎮者則兼領焉國初緣舊制皆本州鎮署人為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知後官或副知掌之

及支郡不復隸藩鎮遂各置邸而外州將吏多不願久住京師故長吏募京師人或以親信為之晨集右掖門外廊受制勑及諸司符牒將午則各還私居事頗稽緩泄漏是月始令供奉官張文璨等簡閱進奏官知後官副知等凡二百餘人得一百五十人並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軍監事其不中選者為私名副知去知後之名置都進奏院於大内側近文璨等領之 中書言堂後官元額十五人舊公事不及一百州今除出外

官及死亡外止存十人行遣詔吏部流内銓於見任州縣官内選有科名歴任别無不了者抽取引見送中書比試如諳會公事久遠堪充堂後官者即留不堪者却令歸任是歲抽到州縣官于若訥等三十三人得許州録事參軍陳雅等四人並授雄望州别駕充職餘悉令歸任此據會要乃七年十月事今附見

十一月巳酉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先詔綏州刺史李克憲銀州刺史李克文皆赴闕乃授克憲單州刺史

克文澧州刺史克憲初偃蹇不奉詔遣通事舍人袁繼忠諭旨遂與繼忠俱至仍以克文權知夏州　禁民居喪作樂及為酒令者以不孝論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詔開封府民輸租於常限外加半月雨雪故也　瓊州言颶風壞官寺民舍幾盡

辛酉右補闕田錫上疏論朝政得失不報此據錫睦州所上章追記之當搜求錫本章附見睦州所上章注在六年九月

兩浙轉運使高冕條上舊政之不便者凡百餘事庚午

詔兩浙諸州自太平興國六年以前逋租及錢俶日無名掊斂吏至今猶徵督者悉除之晃錫之兄子也

戊寅權知高麗國王治封高麗國王命監察御史李巨源巨源未見著作佐郎直史館單貽慶奉使上喜訪求辭學之士初得須城趙鄰幾擢掌制誥才數月卒上嘆其窮薄因問近臣誰可繼鄰幾者楊守一與貽慶有舊力薦之由主簿召對令中書試文稱旨即命以官上知貽慶貧故使副巨源使高麗貽慶以母老辭乃留不行詔國

子博士雍丘孔維代之貽慶萊州人也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吾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詔御史臺應見任文武官悉具鄉貫歷職年紀著籍以聞或貢舉之日解薦於别州即須兼叙本坐鄉貫或不實者許令糾告當寘其罪自今入官者皆如之委有司閲視内有西蜀嶺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為本道知州通判轉運使及諸事任

庚辰右驍衛上將軍贈侍中楚昭輔卒

閏十二月庚寅豐州刺史王承美言契丹錫利裕嚕密
日威約克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内附又與契丹戰破其萬
餘衆斬首二千級獲天德節度使韋太及羊馬兵器萬
數遣其弟承義來獻俘賜承義錦袍金帶絹百疋　先
是交州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來獻上令廣州止其俘
給衣服資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於是占城國遣使乘
象來貢方物詔留象於南海
新建縣令朱靖因怒決部民致死甲午靖杖脊配沙門

島禁錮

丙申畋近郊遂幸講武臺賜從臣飲

丁酉詔諸州犯徒流罪人等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仍不得輒以案牘聞奏稽留刑獄違者論其罪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刁衎上疏言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

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黄屋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尉之獄勑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刼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

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此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其瑞矣上覽疏甚悦降詔褒答焉衎昇州人也初仕李煜直清輝殿閲中外章疏甚被親昵歸朝授太祝稱疾假満落籍屏居輦下者數歳李昉㞐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獻聖德頌乃復故官出宰桐廬凡七年不遷搢紳服其純淡夷雅多推尊之去年秋詔百官言事衎疏必因此而上不知的在何時附見丁酉詔後恐此詔實因刁衎也

庚戌詔兩京諸州擇郡民有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

者補爲農師縣一人令相視田畝沃瘠及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田宜植某物某家有種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同勸民分於曠土稼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税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蒱博怠於農務者俾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官不取其租

辛亥曲赦銀夏等州管內

是歲銀州蕃落拓拔遇來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內

地詔令各守族帳布納克族結集扇動諸部夏州巡檢使梁迥率兵討平之　契丹主明記卒謚景宗孝成皇帝十朝綱要在位十五年　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封梁王繼立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大遼為大契丹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明記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遂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着

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部署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讀於北斗下以賜之遷尚書令又徙封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衛百人護衛惟國主得置之隆緒每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裕一問起居望其帳即下車步入本傳載明記死在三道入寇及息兵詔前恐三道入寇時明記未死也或明記死太宗因詔息兵然皆不得其實今移見歲末三道入寇在五月息兵詔在十月或載明記死於三月末蓋因本傳令不取